

一部引发中国 新闻界广告界

强烈地震的 职场官场小说

广告部主任

北极苍狼◎著 作家出版社

时尚潮流
Fashion Adornm

广告部主任

北极苍狼◎著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告部主任/北极苍狼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67 - 5

I. 广… II. 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7278 号

广告部主任

作者: 北极苍狼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大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60 千

印张: 17.25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67 - 5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C 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 运筹帷幄 1

病房外已经很静。世界睡了。可是疼痛却醒了，精神了，一点一点地试探着抬头，向上爬。电视，金牛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已经说了再见，屏幕上开始反复播放配乐的金牛市的景观。边七眯着眼睛，其实是在看着那疼痛如何试探地动作。

第二章 玫瑰花香 23

那天中午，烈日之下他昏头昏脑地从外往教室走，一进门和一个人撞个满怀。那身体软软的，传递过来一种温热，本能地就感觉那是一位女同学。但是对方的额头磕在了他的鼻子上，当时就眼泪汪汪的。他捂着鼻子定睛一看，看到了她，四班的他看到了五班的她。她看着他关切地唤：“边七。”

第三章 走投无路 35

汪大厚望着手机嘿嘿地笑。副市长的那一句骂，骂得他特舒服。大哥就是大哥。建一座槐河大桥，是金牛人多年的梦想。先前无数次动议，都因为资金的问题没有实施。这要是弄下了这块地皮，而后槐河大桥……汪大厚差一点欢呼，差一点跑两步，蹦俩高。

第四章 乡野风劲 57

边七一笑，两手撑地，将身体一下一下地往上移。很快就到了大坝顶端。那里，风更疾劲。转过身去，长方形的鱼塘映在了眼底。疾劲的风一下子就将头发吹向了额前。有大坝的遮挡，鱼塘涟漪着。黎天明的网兜

中已经躺了两条鱼。向杰夫的网兜中躺了一条。除了黎天明、向杰夫,鱼塘还有三位钓鱼的。要是逢上休息日,这里应该有更多的人。“这风,吹得真舒服。”边七道。

第五章 商机再握 69

那双小胖手褪下了外层的纸包装,揭开白色的塑料盖,烟嘴就完整地呈现,那下半截是黑色的塑料,黄色的前端和黑色的下端之间,有一段透明的部分。“这烟嘴和一般的烟嘴可是不同的,它能将香烟中的有害物质过滤出来。”胖子掏出了烟盒,皱皱巴巴的软中华,递边七一支,自己拿了支,将烟屁股塞进了烟嘴,点燃,深吸了口,看了看烟嘴透明的部位,已经不是白色的了,有点黄,再深吸一口,黄色加深,再深吸一口,给边七看:“看到没?那有毒的东西被过滤到这儿了。”

第六章 狂澜万丈 91

一到商场,萧影就像搞新闻报道似的,来了个现场报道:“各位观众,佳友牌香烟嘴一上市,立即深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。这里是邮电大厦的销售专柜,由于出现短暂断货,竟然聚集了一百多人,他们在等待着烟嘴的到货。”摄像将镜头摇向长长的队列。

第七章 黄雀在后 127

出去走走的钟秀抱着隋光源的一只胳膊。灯火辉煌的大都市依然喧嚣着。隋光源其实挺打怵同钟秀在外面的世界亮相的,鬼知道会撞见什么人。让主持人做情人,你就得被焦点。可你要是大款还成。大款让主持人做了情人,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呢,因为那也是体现着他们成功的标志呢。你以为谁都能让主持人做情人啊?但是,你是电视台的领导就不同了,你就得地下。此刻,虽然有些忌惮,隋光源还是体味了几分悠然,难得的悠然。

第八章 金石也开 155

“如果没有阳光,我们看不到大海的美丽、壮丽。”边七向着大海道,“把你的笔、本子给我,别打扰我,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,而后,我们离开。病床前我对伊萍老师的那一个诺言,是许给这一片大海。伊萍老师,就是这一片大海的美丽、壮丽,这世界当珍之、惜之。”面向大海,边七坐下。

第九章 安平之战 169

“你的父亲,我想,应该是十五年左右的刑期,最多是个无期。政治的高度,需要你父亲去死。如果你不原谅我,可以再次向我开枪。”李维的眼中蓄满了泪水,那泪水晶莹地滚落。他拿出了枪,装子弹,开了车门,向天空射击,一发一发地射击,再装子弹,再射击……

第十章 双管齐下 181

边七笑了。有位在和边七说起谁谁有多少钱的时候,说能有几十个吧。当时他不明白几十个是什么意思,对方告诉他,就是几十万。他知道地税局稽查的人在替他打掩护了,没说拿走了五十万,而是说拿走了几个,几个就是几万的意思。“五个行不?”边七举起了右手问,微笑着问。

第十一章 再战安平 197

边七向着这个世界皱紧了眉头,轻抒诗句,由缓而急,就起了风,风由缓而急,飞沙走石,狂风大作,天昏地暗,边七的头发与狂风相融,他的一切的愤怒被他化为诗句,而诗句转化成了风,大风,狂风。他急速地吟着诗句,急速地向着这个世界倾泻着诗句,那诗句如同咒语,诅咒着这个世界一切的丑陋。

第十二章 晴天霹雳 213

边七上前抓住恩师的手,紧紧——抱在胸前,眼泪当时就下来了,他镇定了自己,道:“台长,我回来了,我拿回了将近七十万。”宁致远哦哦着,那是满意,那是对得意门生得力属下的满意,他的手还在边七的怀中摇了摇,而且,用力地握了握边七的手。“好样的!”他艰难地说出了这三个字。

第十三章 悠悠我心 227

“……虽然我内心有我的追求,可是我在拼命保住我目前的位置。而且还期待着更好的结局。因为,似乎有那么一种机缘。如果拒绝这种机缘,每一个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傻子。我就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傻子拼命。甚至动用我的全部智慧!甚至,连研读的《孙子兵法》都用上了!”

第十四章 树静风止 235

“其实营业员也不是每个月都挣那么多。如果你知道他们创造了多

大的效益,就不会觉得他们挣得多了。广告部是经营部门,广告产品商店更是经营单位,效益和工资、奖金肯定是关联的,而且特别密切。其实咱们的总书记一年才挣多少啊?比他挣得多的那可是千千万万。”边七娓娓道来。

第十五章 何必走投 247

这分明是下马威啊!这分明是告诉我:你能继续留任你得懂得服从他们!服从眼前的这两个人!“我已经决定——辞职。我谢谢领导曾经提供给我广告部主任这一个舞台,让我得以发挥。但是,现在我辞职。”

第一章

运筹帷幄

边七灼灼的目光盯视着黎天明,道:“就这么定了。合同或者你拟,或者我拟。”

黎天明知道边七的意思是谈判结束了,将皮包抓在了手中,道:“你拟。就那么几条。跟我走,咱们吃点什么去。就到我那儿。”

“免了免了,今天的日子特殊,清明节。老人的说法是要早一点回家的。”边七站起。

“哦,那好,我回了。”黎天明道,手就和边七的手握在了一起。

边七和沈明送出,夜幕中,黎天明的车灯一亮,清晰映照出了细如牛毛的雨丝。黎天明开车离去。

边七、沈明回屋,司机向杰夫站了起来,道:“走啊?”

边七道:“你送沈明回家,别让他骑自行车回了。我坐一会儿,打车回,不用管我了。”

“一块走得了。”沈明道。

“别管我,你们走。”边七摆手,就进了里屋他自己的办公室。

这是他的习惯。一阵忙碌之后,总要在办公室独处一阵子。特别是现在,刚刚和黎天明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协议,广告部创收的任务得以确保,兴奋不已,更得静一静,理一理思路。他在沙发上躺下。这是一个绝密的协议,绝密到不想向任何领导汇报。但是,必须汇报。因为一旦行动起来将会被瞩目,被台内台外瞩目。到那个时候,领导一定要找你要说法。而那个时候再陈述,无论如何你也将被猜疑。只有向宁台长汇报,才

能就汇报到一个人那儿打住。而宁台长也早早晚晚面临向班子成员做出解释的一天。只能是——让这个秘密尽可能地晚一些曝光而已。在如此的地方,你甭想保密。你也没有权力保密。尽管你这个部门应该是商业行为,可是你的上面是权力。

“权力的眼中是不能有隐秘的!”边七腾地站起,两手握拳晃动着,嘴里也叨咕着。

蒙蒙细雨中的电视台大院,灯光昏暗,显得清冷。大街的路灯没有亮。仿佛配合似的,那一晚,大街的路灯没有亮。远处的车灯把马路的中央照得湿润润地亮。但是路边黑黢黢的。这场景显得阴森。边七忽然产生了不祥的感觉。他是要西行的,他居然替出租车司机着想想要走到对面打西去的出租车,这样出租车就不用调头了。过了中间光亮的地带蓦然发现黑暗中立着一个人而且迎向他。

“你是边七吗?”那人问,声音甚是严厉。

“你是谁?”边七没好气地反问,身上的每一根汗毛也都立了起来。就在这时火光一闪,双耳轰鸣,右腿一麻,边七往后倒下。双耳轰鸣。开始感觉疼痛。疼痛如苏醒的蛇一样抬起了头。忽然刺耳的刹车声突破耳畔的轰鸣,一辆车轧了过去,把原本仰躺在地上的他变成匍匐的姿势。那一轧更将疼痛挤压了出来,那疼痛蛇一样地向上爬,使得他彻底地清醒过来,并明白必须为求生而做点什么。他抬起头来,看到远处的车灯把路中央照得通亮,湿润润地亮,简直是地狱般的景象。轧过去的车已经没有踪影。应该是出租车,应该是一辆轿车,要是别的什么大车,恐怕他早已经踏上了黄泉路。右腿,已经不像是自己的了,木木的,疼痛细微尖锐地向上爬。他向通亮的地方爬去,只有在那通亮的地方司机们才看得清他,他才不至于再被轧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就在这个时候,一辆车自东而来,慢了下来,停了下来,车灯雪亮地清晰地照着马路中央的边七。边七望着那车,那车望着边七,一阵钻心的疼痛,边七骂:“娘的,救我!”车中下来了人,一高个一矮个,他们奔到了跟前,忽然那高个惊叫:“边七!”是新闻部主任大周。“呀,边七!”矮个惊叫,女人的声音,而且,很好听的声音,金牛市的观众每天都在听着她的声音,是播音员叶尔根。在明白了这两个人来到了面前之后,边七就晕了过去。

边七苏醒过来的时候,已经在担架上了,躺在医院地上的担架上。广告部的人差不多都来了。妻子甄妮也来了。叶尔根正在安慰甄妮。哦,旁边还站着几位警察,他们在等待,等待合适的时候了解情况。后来大周

说,开始的时候以为就是车祸。到了医生面前,人家有经验,一看裤子的洞,就皱了眉头,当时就说了:“不会就车祸那么简单吧。”把裤子往下一拉,就看到了枪伤。大周才赶紧报警。但是医生说,什么都别忙,先救人。

大周见边七苏醒,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,说:“马上给你做透视检查。你就放心吧。”

边七挤出些笑,道:“有你这个新闻部主任在,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

当担架正要被抬起的时候,边七忽然很强烈地喊了声:“我要小便。”担架就又放下了,裤子被解开,凉凉的一个东西放在了裆部,应该是罐头瓶之类的东西吧。在生命面前,你的一切羞涩都忽然没有意义。

“尿吧。”大周的声音。

但是,只有尿的渴望,尿却没有排泄出来。边七自己都能想象得到,那个东西无力地耷拉着。想尿的感觉很强,但是他的那个物件就是无力喷射。后来知道,医生悄悄告诉大周,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,可能膀胱被撞碎,如此,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。他被抬了上去,抬上了一个平台。正透视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能尿出来了,他叫道:“停一下我要尿!”就在那平台上,他酣畅淋漓地尿了一会儿。尿完他自己都觉得轻松。

医生小声向大周说:“没事了。”

黎天明回到家的时候,客厅的景象令他忍不住想乐。妻、儿子、小保姆各抱着个沙发垫子在看电视,妻、儿子对于他的归来毫无反应。

小保姆站了起来,问:“黎大哥,吃了吗?”

“吃了。你看你的吧。”通常他都是在酒店吃完了才回家的。有时候也睡在酒店。回来也好,不回来也好,家里这三个人就跟没他一样。黎天明在沙发坐下,不看电视,看妻。

妻看电视,不看他。

“喂,跟你说点事。”黎天明向妻子说。

“说吧。”妻子的眼睛依旧在电视上。

小保姆悄悄地离开。

黎天明望着妻,心中有火苗在向上蹿。

妻的目光依旧在电视上。

黎天明无奈,眼睛也看向电视。电视上正播着一部情感剧。可是,自己和妻之间却冰冷着。“老婆,能不干教师了吗?下来帮我,做酒店的总经理。我得把主要精力放在房地产开发上了。我刚刚和电视台的边七达

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协议。”他努力将话语说得近乎些。男人嘛，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计较？

“没门儿。”那头丢出了两个字，目光依旧在电视上。

黎天明都想把电视砸了。但是，有儿子在。儿子乌溜溜的眼睛一会儿望望这边，一会儿望望那边。现在，爸爸和妈妈是儿子的节目。黎天明笑笑，拍了拍儿子的后脑勺，儿子龇牙笑笑。那孩童的笑让黎天明的心中亮了些。

黎天明上楼去，在他的卧室开了电视，看起了体育频道。

已经记不得和妻分居有多久了。有的时候，望着妻，也忽然有了欲望，但是，一近乎，就被那头冰冷了。那个物件，就成了被霜打的茄子，很老实地蔫巴着。我黎天明在金牛市可以纵横驰骋，可是，在这个中学教员面前总是无能为力。现在，看着体育节目，他甚至吹起了口哨，好像在庆祝这个世界总算还剩下这么一个不买他账的人。忽然，他的口哨不吹了，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人选，另一个可以接替他做天王星大酒店总经理的人选。嗯，就是她了。他的口哨再次响起，而且声音更大，似乎想让楼下听到，让楼下明白他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影响，他现在快乐着。

次日上午边七做了手术，将嵌入皮肉和骨头之中的铁砂一粒粒地取出。枪伤并没有给骨头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倒是车祸的伤害更大，他的骨盆粉碎性骨折。但是，医生说不需要在里边打铜子，只要将右腿打上牵引，让右腿的股骨头别顶着骨盆，碎裂的骨头就会挨到一起，并愈合。为了减少移动身体带来的痛苦，去手术的时候，将人和床同时抬了去。边七的手下以及电视台年轻的同事接受着大周的指挥。一早，沈明就跑了来，边七让他回广告部。沈明说有萧影看家呢。边七摇头，命令沈明必须回去。沈明隐约意识到边七的一种担忧。“我明白了。”他说，说时几乎哽咽。当那张大床连同边七被抬回病房的时候，黎天明来了。边七就知道，一定是沈明告诉的。

“操他个妈的，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！”平时说话慢声细语的黎天明开口就骂。

边七挤出些笑，道：“你以为就我边七胆大啊？”

床边的人被逗乐了。

“你老伙计真行，都这个样还能笑。”黎天明道。

“你希望我哭？”边七笑着问，“那可正中人家的意。”边七在笑，但是，

泪在眼中打转。

医生来了，说是要把牵引做了。打了麻醉针，但是，边七神志是清醒的，应该是局部麻醉。医生像木匠做活似的，用铁锤将一根铁钉从右腿的膝关节略微往上一点的地方钉了进去，就从骨头中间钉了进去，而后，两边挂上了绳，那绳顺到了脚底的床头，挂上了一铁块儿，拽着你的右腿，让它别顶着骨盆，好让骨盆碎裂的骨头往一块儿凑、往一块儿长。钉的时候，边七想欠起身子看得清楚一点，但是，不敢过于努力，骨盆那碎裂的骨头令他必须小心着。他就体味着那被钉的感觉，很细微的疼，如一很小的虫子在钻。黎天明瞪着眼，看得直咧嘴。医生收摊走了。

“这他娘的也太残酷了。”黎天明立即感慨。

“行啊，总算没拿锯把我的腿锯了去。”边七道。

床边的人笑了。

黎天明指着边七道：“你给我好好养着，咱俩那事不能说完了就完了，等你爬起来还得干。”

“那当然。这一枪，或者说这一撞，无非是延缓了一下革命的进程。你就做准备吧。”

“那好。”黎天明向边七伸过他那白皙的大手。

边七和黎天明的手握在一起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位警察进来了，其中的一个点了点头。

黎天明知道人家是来办案了，就告辞了。边七看见他将一个信封塞到了甄妮的手中。

旁的人到走廊回避去了。但是，甄妮回来了。

警察望望边七，望望甄妮。

边七道：“没关系，她可以在这儿。我知道，情杀肯定是你们的判断之一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没有这方面的可能。”

警察笑了。

警察走后，宁台长率领全体班子成员来了。边七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相信大院里一定会有那么一种传闻：情杀。我也相信这是台领导担心的一种可能。因为如果这是事实，最令台领导蒙羞。我可以告诉台领导，决无此种可能。”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边七的目光是看着宁台长的，在用目光告诉宁台长，这话其实是说给他的。

宁台长扫视班子成员。

边七就明白传闻已经产生。

宁台长愤愤地道：“有的人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制造不稳定因素，无非就是要夺权。广告部主任，成天手里过钱呢。我看谁闹得欢，谁闹得厉害，我就要看看这枪击是不是他干的！你放心养伤，我们不会因为这次枪击事件换人，如果换掉你，那倒正好中了有些人的奸计！你可以就在这里指挥，遥控。”

晚上，沈明带领广告部的人来探望。沈明告诉边七，下午电视台的中层干部会上，宁台长大发雷霆，说谁敢制造谣言就查谁。而且指令新闻部主任与医院沟通，或者让边七进入高干病房，或者将病房中的其他病人搬出。沈明最后总结性的一句话是：“你的位置是稳的，比任何时候都稳。”这时，病房中的其他患者已经搬出。

萧影与叶尔根各捧了个花篮放在了床头。鲜花让房间有了清新的氛围，有了女孩的味道。

后来，边七让司机老纪送大伙回去，留下沈明。

“我准备立即操作和黎天明的合作。虽然宁台长表了态，目前大院还不至于有什么动向，但是，时间长了，就不好说了。而且，无论如何，宁台长也是会担忧着广告部的。必须用事实证明，我边七没有倒下。再说了，时间长了，黎天明那边也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。而且，我还要再做发挥，还能再增加起码五十万的收入。”边七道。

沈明惊讶：“你又有新的主意？”

边七点头：“你必须留在家坐镇。但也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人来运作这事。有一个人是合适的。”

“萧影？”说完，沈明自己都摇头。

“什么思维！只要是可用之人何必局限于广告部？”

“韩柯！”沈明豁然。

“他不是闹着想来广告部嘛，成天晃着，也不正经给专题部干活，就用他。当然，别太公开。而且，他是懂得装潢的，我正需要这么个人。”

“装潢？怎么和装潢扯上了关系？”

“给韩柯挂电话，让他来。给黎天明挂电话，如果他方便，让他也到这儿来。我相信他会来的。”

“他们的电话都在本子上，我回广告部挂，完了马上过来。哦，我让他们先到广告部，会齐之后一起过来。”

“好，省得我重复说。”

沈明、韩柯、黎天明来到边七的面前。“明天可以拿到你应允的广告

部的那套别墅钥匙吗？”边七微笑着问黎天明。

“没问题。”黎天明答。

边七向韩轲道：“在国外，在港、澳，房地产是广告最大的投入者。可是在我们金牛市，在我们这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中，房地产的广告也就几十万。就他妈的几十万。我可不能就干等着他们提高认识。我和天明达成了一项协议，我们投入广告宣传，强势的广告宣传，帮天明卖他开发的那一百套别墅，每卖出十套别墅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套别墅的回报。期限是一年。天明，就从今天算起。我们保底的收入是一套别墅。因此，明天可以拿到这套别墅的钥匙。我们把它卖出去就是我们的广告收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盛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广告在电视荧屏上铺天盖地，让金牛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瞠目结舌。韩轲，所有的宣传你来指挥、策划。报酬嘛，你就记着，给广告部干活，累没有白受的。”

“别提什么报酬，你只要想办法把我要过来就行了，别让我在武二郎手下干活就行了。”韩轲道。

“你把这件事给我弄成功了，我去和宁台长说。应该没有问题。别简单地就广告宣传。要把房子装修了去拍广告。沈明，建筑装饰材料的广告先前一年咱们的收入是多少？”

“少。很少。也就十万二十万的。”

“娘的，我要增加到一百万到二百万！找建筑材料装饰城的老板，跟他们谈，让他们提供装修别墅的材料，我们回报给他们广告，强势的广告。再选择一家装修公司，我们也是回报广告。谁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就把谁喊响。用萧影做主持人，引导高雅的家居生活。让御景别墅成为金牛市成功者的标志。你不是有钱吗？那你就得住进御景别墅。韩轲，你就得给我喊出这效果。”

“天底下广告部主任也没有像你这么干的。”韩轲道。

“广告部创收本来就应该商业行为。天明，你应该有一句宣传语，让妇孺皆知的宣传语。”边七道。

“你给我弄。”黎天明已经亢奋得不得了。

“盛世发达，御景别墅。”边七随口即来。

“好！”黎天明兴奋地站了起来。

沈明到边七的床头找了张纸，摘下别在上衣兜的钢笔就要记。

边七瞅向他，道：“猪脑啊，还要用笔记！”

黎天明、韩轲乐了。

甄妮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跟人说话！”

沈明摆手道：“没事，习惯了。”也真的是习惯了，他内心中也真的是没有丝毫的芥蒂。

“装修公司要找最好的，能成为金牛市品牌的。不是最好的，老板好也成啊。天明可以帮助找。”边七道。

“没问题。”黎天明都坐不住了。

“沈明，明天给我弄台电视，我得看你们的活干得怎么样啊。”边七道。

“没问题。”沈明道。

“天明，你稍等，我现在就写合同，完了找地方复印一份你拿走。”边七道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沈明和广告部的摄像梁子民及司机老纪就把一台电视抬到了病房。新的，不是广告部的。“哪儿弄的？”边七问。

“你就别管了，广告顶。五一的时候给打点广告就完了。”沈明道。

边七并没有显现高兴的神情。一上班，沈明应该就忙着办这事了。

插上天线，接上电源，电视就打开了。

“你赶紧回去吧。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事，你一定就在那儿坐镇。一定要把家看好啊。”边七向沈明道。

“好的，我马上回去，晚上再来。”沈明向梁子民、老纪一挥手，带着人走了。

“你看你，人家给你送电视看，你耷拉着脸。”甄妮埋怨。

边七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挂通了沈明的手机：“走哪儿了？”

“还没上车呢。有事吗？有事我马上去。”

“免了。那句广告词今天就上。黎天明那儿肯定有别墅区的效果图，跟他要，就把词摠在那效果图上。各个广告时段，只要有空隙，就上。不要怕重复，频率越多越好。”

“好的，我回去安排。”

“别把精神头放在让我开心上，我没事，你把广告部看住了，哥们儿，那是我最开心的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小姨子樊艳华坐在了黎天明的老板台前，问：“啥事？不是又偷税了吧？”她是税务局的，一被找自然就想到了这事。

“你就不能想点好事啊？”

“我倒是想想好事啊。想也有辆跑车开!”

“如果你愿意,我的那辆奥迪就是你的了。如果你愿意,你明天就可以坐在我的这把椅子上,做天王星的总经理。月薪一万,年底纯利润的百分之十是你的红包。”

“我不是在做梦吧?”

“你以为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?我要脱身,经营房地产。”

“为什么找的是我?”

“因为你是我的小姨子,本来就有我的半拉屁股啊。”黎天明站了起来,绕过老板台,来到小姨子的近前。

小姨子仍然在发蒙的状态。

黎天明伏下身去,忽然将小姨子抱了起来,将脸埋在她的胸部,埋在那两团柔软中间。小姨子没有挣扎,搂住了他的脖颈,呼吸急促。他就明白此时此刻他可以作为,他抱着她走向里间的卧室,片刻,两个赤裸的身体就滚在了一起。他黎天明对女人的理解,只有你把她干了,她才会真正成为你的人、忠于你的女人。因此他把她抱起的时候,当时只是觉得在完成一道程序。当然也有些许的冲动。魁伟的他,想象着占有一个娇小的女人。可是,现在这娇小的女人却骑在他的身上。当女人一身汗水地瘫在他的身上,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,他拍了拍她的屁股说:“好好干,别叫我失望。”

“嗯。”女人温顺地应道。

晚上,沈明跑来陪主任。他说,黎天明已经帮助找到愿意合作的装潢公司,提供一幢别墅的装修,而后,广告部提供三倍费用的广告补偿。黎天明要求对方完全按照韩轲的要求施工。韩轲让对方先拿出施工效果图。

“也对,说不定人家有更好的主意呢,究竟是专门干这个的。”边七满意。

“这个鳖犊子,也是偷懒。”沈明道。

“做大事,必须善于利用他人。”边七摇头。

“那倒是。”

两个人边聊边看着金牛电视台的广告。那句宣传语真的是铺天盖地了。

“喊不了几天,台领导就得毛。”沈明道。

“毛吧，怎么创收是我职权之内的事。”边七不屑。

离开的时候，沈明甚至现出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状。

“走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”边七道。

病房外已经很静。世界睡了。可是疼痛却醒了，精神了，一点一点地试探着抬头，向上爬。电视，金牛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已经说了再见，屏幕上开始反复播放配乐的金牛市的景观。边七眯着眼睛，其实是在看着那疼痛如何试试探探地动作。

甄妮去关了电视。

边七忽然睁大了眼睛，厉声喊：“打开！”

甄妮吓了一跳，赶紧打开。

边七眯缝了眼睛，眼角有泪水溢出。他需要那声音的陪伴。那牵引的铁块，开始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沉，一瞌睡，就觉得被拽向黑暗的深渊之中。就得赶紧奋力挣扎，赶紧醒来。醒来的他阅读屋顶那白色涂料裂纹的走向。而后，闭了眼，默记。而后再睁了眼，去核对。那裂纹的走向被他背得很熟，很熟。合了眼的时候，想着那裂纹的走向，突然那裂纹的走向变成了那黑暗中枪里爆出的光，他就又猛地惊醒。那黑暗中枪里爆出的光，这屋顶裂纹的走向，冥冥之中，似乎有着某种联系。似乎，有一个阴谋。这阴谋在向他挑衅，就在他的眼前挑衅。想无视都不行，睁开眼睛就看得。娘的，想撕裂我吗？我会站起来的，会再站在你的面前的！但是，似有千钧之力在拽他，向着无边的黑暗拽他，他睁大了眼睛看着那日光灯，他要牢牢地把住这光明，牢牢地把住。眼皮疲惫地粘在一起，他会发出呻吟，那声音是给自己听的，让自己别睡去，别让那阴谋得逞：将自己拽向黑暗的深渊。电视的声音已经被妻子拧小，何况，那声音只不过对那阴谋是一种干扰而已。靠的是自己。只能是自己。但是，当走廊传来走动的声音，水一样的声音，浸透了夜的清凉的声音，会令他一振，当时他就睁了眼睛去听。那是这个世界给他的声音。

早晨宁静、美好。床头柜上的鲜花依然鲜艳着。宁静在天地间漫溢。

世界开始苏醒。

世界开始陪伴他了。

韩轲又要开始行动了。

边七也要行动。他挂通了黎天明的手机，对方的手机响了一阵子才接：“哦，老七，你好！”声音中还带着睡眠的蒙眬。边七知道，黎天明一般会在十点以后才起来的，才开始他新的一天。边七道：“兄弟，别急，火候